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 6 1941

T9299/8125(46)

帝王開基門十五

大業篇十

宋并天下章一

帝王開基門十六

大業篇十一

宋并天下章二

學海君道部創業類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三十八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創業類

帝王開基五十

大業篇十

宋并天下章

太祖皇帝姓趙氏諱匡胤涿郡人同時以戰功歷殿前都虞侯

宋史曰帝諱匡胤涿郡人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丙戌明宗每夕於

宮中焚香祝天曰某本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以為

生民主明年丁亥帝應期生於洛陽夾馬營及長容貌雄偉器度

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漢初漫遊無所遇合襄陽僧寺有老僧善

術數顧曰吾厚贖爾北往則有遇矣會周祖以樞密使征李守貞

太祖應募居帳下廣順初補東西行班首拜滑州副指揮轉開封府馬直軍使甲寅周世宗卽位太祖復典禁兵宿衛北漢入寇周主自將兵禦之戰於高平合戰未幾指揮樊愛能等先遁軍勢危太祖麾同列馳馬衝其鋒漢兵大潰乘勝攻河東城焚其門左驛中流矢周主止之還拜殿前都虞侯領嚴州刺史

丙辰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

春三月周遣趙匡胤將兵襲唐滁州克之

正月壬午周主親征淮南大破唐兵於正陽東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澗丙辰周主至壽州營於肥水之陽命諸軍圍壽州唐兵萬餘人維舟於淮營於塗山之下庚申命趙匡胤擊之匡胤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偽遁伏兵邀之大破唐兵於渦口斬其都監何延錫等奪戰艦五十餘艘二月丙寅下蔡浮梁成周主命匡胤倍道襲

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方與前鋒戰匡胤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匡胤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願容成列而陳匡胤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匡胤擁馬頸突陳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他人非吾敵也手劍擊暉中腦生擒之再擒姚鳳遂克滁州後數日匡胤父弘殷爲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傳呼開門匡胤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日乃得入周主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匡胤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旣籍爲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匡胤由是重儀周主詔以馬崇祚知滁州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僚薊人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普爲滁州軍事判官匡胤與語悅之時

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匡胤益奇之匡胤威名日盛每臨陳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爲敵所識匡胤曰吾固欲其識之耳戊寅匡胤遣使獻皇甫暉等暉見周主言曰臣鄉日屢與契丹戰未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匡胤之勇周主釋之後數日卒

尹氏曰帝王之興其施爲氣象自與常人不同是時周世宗舉兵南伐而我太祖實任先鋒之寄滁州之戰皇甫暉乞容成列太祖笑而許之其度量已異於常人遠矣至於宣祖傳呼城門而太祖以王事不敢開寶儀籍滁州物不以應命而太祖由是重儀趙普全活疑獄而太祖益奇普凡若此類是皆帝王大度之事非惟同時將帥無之雖當代之君亦豈能有此宜乎興建

大業高出前古殊非近代所能企及綱目所以於太祖克滁之日備述於下則我太祖盛德大業蓋有由矣帝王自有真詎不信然

夏四月周韓令坤敗唐兵於揚州唐兵攻六合周趙匡胤擊破之

初周王誦知揚州無備命韓令坤等將兵襲取之匡胤奏唐天長制置使耿謙降獲芻糧二十餘萬韓令坤拔唐泰州三月甲午朔周主行視水寨匡胤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連弩射之矢大如屋椽牙將張瓊遽以身蔽之矢中瓊脾死而復蘇夏四月唐將陳孟俊進攻揚州韓令坤棄城走周主遣張永德救之令坤復入揚州周主又遣匡胤將兵屯六合匡胤令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令坤始有固守之志周主自壽春至濠州乙亥韓令坤敗唐

兵於城東擒陸孟俊殺之唐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匡胤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衆不滿二千若擊之則彼見我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兵出趣六合匡胤奮擊大破之殺獲僅五千餘衆尚萬餘走渡江爭舟溺死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役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匡胤揚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遍閱其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周主旣還大梁唐兵復取江北諸州周揚滁守將皆棄城并兵攻壽州冬十月周以趙匡胤爲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

十月甲申以趙匡胤爲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

丁巳周顯德春三月周大破唐兵壽州降

周師圍壽春連年未下丁巳春三月己丑周主渡淮抵壽春城下親督戰於紫金山南命趙匡胤擊唐先鋒寨及山北一寨皆破之斬獲三千餘級斷其甬道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至暮周主分兵守諸寨還下蔡戊申至壽州唐壽州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周主北還夏四月至大梁五月丁酉以趙匡胤領義成節度使檢校太子保仍殿前都指揮使

冬十一月周主自將伐唐攻濠泗州十二月唐泗州濠州降

通鑑曰冬周主自將攻唐十一月戊子攻濠州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橐駝涉水趙匡胤帥騎兵繼之遂拔之周主鼓行而東所至皆下丁巳至泗州城下匡胤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水寨及月城周主居于月城樓督將士攻城十二月乙卯泗州下戊

午周主將親軍自淮北進命趙匡胤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唐兵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唐兵有泆淮東下者周主自追之趙匡胤為前鋒行六十里擒其保義節度使濠泗楚海都應援使陳承昭以歸所獲戰船燒沈之餘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是日濠州降周主進兵攻楚州遣兵取揚州又襲泰州拔之明年正月遂克楚州唐主遣使獻江北地周主引兵還

宋史曰唐主畏太祖威名用間于周主遣使遺太祖書饋以白金三千太祖悉輸之內府間乃不行改領忠武軍節度使

己未周顯德六年夏六月周以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

周主親征契丹以匡胤為水路都部署師次莫州匡胤先至瓦橋

契丹守將姚內斌等舉城降關南悉平周主在道閱文書得章囊中有木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異之時張永德為殿前點檢周主不豫還京師拜匡胤檢校太傅殿前都點檢以代永德

秋七月周以趙匡胤領歸德節度使

周主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是日殂子梁王宗訓立是為恭帝加匡胤檢校太尉領歸德節度

庚申周恭帝宗訓元年春正月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稱皇帝國號

宋廢周主宗訓為鄭王

正月辛丑朔周主宗訓以鎮定二州上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匡胤之意都下謹言將以出軍

之日冊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怖爭爲逃匿之計惟內廷晏然不知
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
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
相聚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策點檢
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
官都知匡義宗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部分諸將環列待旦遣
牙隊軍使郭延贊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侯王
審琦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
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卧聞其言徐起將校已露刀列庭曰諸
將無主願策太尉爲皇帝匡胤未及對則相與共扶出廳事黃袍
已加身矣衆卽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乃攬轡誓諸將

曰汝等貪富貴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也皆下馬曰
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
不得侵凌朝市府庫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貫
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至汴自仁和門入先遣楚昭輔慰
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
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
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惶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
王彥昇追逐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殺匡胤進登明德
門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
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
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

等相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匡胤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服袞冕即皇帝位奉周主為鄭王符太后為周太后遷之西宮大赦改元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州國因號宋遣使徧告郡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華山隱士陳搏聞宋王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宋主母杜氏聞宋主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

張氏時泰曰嘗讀宋史至史臣曰太祖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未嘗不嘆其言為至公而有所自也何也蓋石敬瑭篡唐而為晉劉彥篡晉而為漢郭威篡漢而為周彼晉漢篡國之

由姑置弗論且以郭威篡漢言之當夫漢遣郭威伐遼之日威至澶州自立而還廢其主贇為湘陰公吾知匡胤之意以為周之篡漢亦猶漢之篡晉亦猶晉之篡唐歷代之君皆爾吾何為獨不然故率意因襲其弊而無忌憚也且古有朝委裘植遺腹之大義烏可因其主之幼自立為君而廢之也耶嗚呼匡胤稱尊號廢少主與周太祖郭威如出一律非篡而何且夫見得思義者君子之心見利忘義者市井之行觀夫匡胤高平之戰謂將士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力由是身先士卒即退漢師厥功茂矣其後受命伐唐之初匡胤父馬軍副指揮使弘殷引兵叩城門匡胤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日弘殷乃得入觀此則知匡胤君臣之義根于胸中牢不可破雖

父子之親弗能逾也使其秉心塞淵不改前轍托孤子周不亦美乎或曰五季之衰杳冥昏黑乞養戎虜奴隸黥徒皆得爲君匡胤此舉迫於衆情之不得已豈其本心哉不然孟子何以勸齊梁之君行王道而爲天下之義主也匡胤義主也奚可罪哉曰非也王道不過義焉而已一有非義抑豈所謂王道哉故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况乘其主之幼而篡奪其國者可以義主名之邪曰其事始於麾下之將士而成於匡義趙普耳豈太祖之汲汲哉曰不然使太祖守義之心如石之不可轉雖烏獲弗能奪也今焉彼衆得以售其謀者豈非平日闖知其素志之有在邪故他日杜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臣嘗迹夫宋太祖篡國之心不在於陳橋兵變之日乃萌於

去年周主昀而幼子卽位之時也使周主不昀則匡胤守義之心自若周主雖昀而嗣君賢且長匡胤守義之心亦自若也今周主旣昀嗣君亦幼故其朶頤之勢突然以興彼一杯守義之水安能勝夫輿薪射利之火哉惜乎天資素美之主而卒蒙萬世首惡之名者守義之不堅也曰五代庸君暗主彼此相承使非宋祖起而一之孰能一之乎曰恭帝雖幼君也匡胤雖賢臣也臣廢其君可乎曰然則武王爲萬世之聖豈以伐紂爲非邪曰恭帝無商紂之暴匡胤無武王之聖使恭帝暴於商紂匡胤聖於武王亦終犯乎君臣之義况乎恭帝不紂而匡胤不武者哉不然彼伯夷叔齊何甘於首陽之薇而苦於姬周之粟也綱目開卷第一義而予韓通之死節則史臣之論益明矣曰宋與

周之得國不異如此周祚何其促而宋祚何其遠邪曰篡迹雖同而修德則異故也

周禮之論略一同詞泛不載

卮言曰宋太祖起介冑之中以英勇知名非有崛起令衆之素也既秉節鉞遂總戎旅非有專國擅威之勢也一旦拔刃內向改玉革命而強藩僭國不敢以一矢相問何易易也方周世宗南征北伐已足以中原令天下四方諸鎮皆惴惴自固之不暇而何敢有爭中原之心周王倏殂嗣君初立宋祖出其不意取而代之一傳檄而天下略定矣李筠李重進以倉卒之孤軍安能抗素備之大衆乎然而內外廓清率土聽命向之陸梁跋扈不可制者莫不稽顙內嚮此非太祖不能定也宋人推尊太祖諱其得國之由以爲起兵異於唐遂貶抑唐太宗求其罪而譏

之蓋見太祖取之易以爲天與人歸不必出於多謀而未考夫古今之變也魏之代漢也操自爲相國至於弒伏后封魏王而猶不敢篡位及子丕而成之晉之代魏也懿父子兄弟自爲丞相至於弒帝后封晉王而猶不敢篡位及孫炎而成之劉裕則取之易者因其變也及石敬瑭之代唐也契丹立之爲帝而後舉兵南向劉知遠之代晉也先稱帝於晉陽而猶稱其年號郭威則取之易者因其變也郭威之入漢也以漢太后幼主而軍士擁逼或以黃旗蔽體曰此衆心也宋祖之入周也以周太后幼主而軍士擁逼或以黃袍加身曰此衆心也何其先後之一轍耶蕭道成之篡劉宋使人逼宋主禪位曰官先取司馬家亦是如此嗚呼事一舉而天下駭再舉而天下疑三舉而天下安

矣五季之臣視其君如傳舍彼廢此立以爲固然故太祖之取天下若易然者亦因時之變也其迹視魏晉而猶甚焉而曰異於魏晉吾不信也太祖之自言曰慙負天地此其心之不自欺也其後卒爲令主不持蓋其竊國之迹而已而宋人乃欲以空言釋其慙可乎雖然天命真人事業各殊不可以一端論也太祖之規模不如漢高而寬仁似之文武不如唐宗而謀斷似之若其持身之正家法之嚴則有非漢唐所可及者天開有宋三百年之祚豈偶然哉

又曰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爾也此言得民之難也史稱宋太祖北伐契丹軍士擁還遂以爲人心推戴若曰得衆得國而呂氏至比於沛父老殺長吏以應外兵何義之有而高帝爲之者因時以舉事也陳橋之事則異於是周世宗有平天下之心功未成而早亡女后幼主委裘南就中原晏如亦非有大無道可乘之時也且夫士卒之於主帥孰不欲其自尊大以徼寵利哉逼其主帥攻其君上事之不義者莫大於此矣况軍士之擁立不獨陳橋也鄴都之變李嗣源爲之一計矣澶州之譟郭威爲之再計矣然則陳橋之擁士卒之故智耳是故得民者必若湯之室家胥慶武之篚厥玄黃高帝之秦民大喜光武爭持牛酒而後可而一城之三軍之士何與於天下之衆且天子大寶亦非將帥之所可立也黃袍未加其身陶穀已有袖中之詔此其事近於兒戲亦大不美已而史謂之義舉猶曰人心卽

天意也可乎金氏史編裁削宋史其書不愧於通鑑而開卷之
綱書曰癸卯兩日竝出匡胤帥大軍發汴京次于陳橋甲辰諸
將擁匡胤還朝乙巳逼周主宗訓禪位國號宋廢宗訓爲鄭王
匡氏以爲見天意人心之有在不知適以甚太祖之慙也帝王
之興亡豈可謂非天意哉而指兵變以爲人心其可爲訓乎續
綱目直書其事詞不費而義自具真得考亭之意矣大抵創業
主度德量力每冒天下之不諱而爲之其子孫臣庶容有爲尊
親者諱後之信史固不必曲說以亂真也且逆取而順守之帝
王之道也權以應變經以軌物亦聖賢之道也取天下者如太
祖之不嗜殺人與世休息民惟恐太祖之不禪伐也何必諱其
迹而指非義之義哉

宋贈周韓通爲中書令

戊申詔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易期臨難不苟人臣所以盡節周
故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同平章事韓通振迹戎伍委質前朝彰灼
茂功踐更勇爵夙定交於霸府遂接武於和門艱險共嘗情好尤
篤朕以三靈睠祐百姓樂推言念元勳將加殊寵倉惶遇害良用
憮然可贈中書令以禮收葬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
之始乞賁之宋主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

史臣曰按自古人君當易姓改物之時於前代之臣附已則親
之異已則讐之宋祖入汴之初舉朝公卿拜稽稱臣惟恐或後
獨有一韓通猶能盡忠所事率衆赴難雖事不克濟卒以家狗
宋祖非惟不之讐而寵贈之典首先及焉所以立萬世爲人臣

之大節與漢唐之戮丁公贈堯君素同一意也其享國長世也宜哉

宋史斷曰太祖入京韓通率衆扞禦而王彥昇殺之及其妻子何其殘也太祖追贈通官而不與彥昇節鉞賞罰之典固已明矣然以漢高封雍齒斬丁公之事觀之似有失於輕重焉蓋通以盡忠而禍及妻子當憐其死節而錄其子孫彥昇以違命而殺戮忠良當誅其違命而顯其後裔則庶乎合公論而服人心矣柰何狃於目前之見贈韓通而不知錄其後怒彥昇而不知正其刑此所以恩不能以及遠威不足以服衆而失王道之大也然漢高之封雍齒畏沙中之偶語也宋祖之贈韓通抑王者仁心之自然也故以宋祖自然之心論比則其賢於前代創業之君遠矣

卮言曰宋祖革命未封翊佐之士先贈死節之臣其扶名教繫國脉豈淺淺哉雖未錄韓通之後而恩詔溫厚讀之藹然亦足以榮死者而勸來世矣是時一反兵而遽改物若此其易者皆諸臣翊戴力也使以彥昇違命而戮之懲諸將由是解體故欲加以罪而卒徇羣臣之請猶以一怒示罰亦足威於鈇鉞矣非如丁公之不忠於項氏漢高帝可得而顯戮也創業之主亦各隨時而運安可一律論邪

宋論翊戴功加石守信等官爵

辛亥論翊戴功以周義成軍節度指揮使石守信爲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高懷德爲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張令鐸爲殿前

都虞侯王審琦爲右廂都虞侯張光翰爲右廂都指揮使趙彥徽爲步軍都指揮使並領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有差以弟光義爲殿前都虞侯趙普爲樞密直學士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直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宋主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韓令坤亦加侍衛都指揮使
宋遣使分賑諸州

宋史斷曰宋主卽位之初遽遣使賑貸於諸州此武王下車未幾而散財發粟之心也宋祖若此可謂得爲政之首務矣

周禮論曰宋主得國之初未遑他務首遣使者分賑則其恤民之深從可知矣回視五代之君奚翅天淵宜其削平諸國混一區宇也綱目揭而書之深予之耳豈以宋之篡竊而遂沒其善

哉

宋主視學

宋主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於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周禮曰宋氏三百年其業其精神命脉蓋在於此

二月宋以范質王溥魏仁浦同平章事

宋以周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范質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溥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魏仁浦樞密使吳廷祚並依前加官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宋主

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周禮曰范質等周朝舊臣乃偷生賣國忍恥事讎四維既絕安足為人尹氏論馮道浮沉取容販易人主迎降賣國販易人主不齒於人周當廢斥乃顯榮終始極其隆遇為非用是而觀則不惟質等無恥宋主亦無恥者矣

卮言曰五代時馮道以姦諛歷相累朝士大夫寢以成風漫無廉恥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如范質等亦皆馮道之儔也宋祖乃用以為宰相豈亦狃積習而不覺耶自為英睿而利其易制邪抑衰世之際無真才可用邪周漢初興如呂望周召蕭曹良平輔世勲業其道光明魏晉以篡得國不重名節如魏列侯晉八

指公皆取之勝國其人品卑鄙盛世固羞稱之至南北朝益無足言然佐命立功之士亦往往見其一二唐初用隋臣宇文士及封德彝猶未執政也君子譏焉而劉文靜蕭瑀之徒猶不失為英賢宋祖之初命相如此宜其業之不及唐也矧周漢哉其後乃相趙普雖行劣於古人而宋室佐命無以踰矣

三月唐吳越遣使如宋

三月丙辰南唐主李景吳越王錢俶遣使以御服錦綺至宋賀卽位壬戌宋主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戊遷周六廟于洛陽廟成遣官奉神主居之仍命郭玘以時饗祀

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會北漢伐宋宋遣兵擊之五月宋主自將圍澤州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

初宋主卽位時遣使加昭義節度使李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旣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訝北漢主筠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宋主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爲皇城使遣歸謂筠曰我未爲天子時任汝自爲之我旣爲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邪守節歸以白筠筠遂令幕府爲檄數宋主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于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陽東向而聲大義於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言受周太祖恩

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讐不悅其說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衛融和解之宋主遣石守信高懷德擊之仍敕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五月己亥朔日食庚子宋主遣慕容延釗王全斌將兵出東道與石守信會擊筠癸卯石守信敗筠于長平丁巳宋主下詔親征李筠以吳廷祚留守上都弟光義爲大內都點檢命韓令坤屯兵河陽己未宋主發京師自帥大衆前進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宋主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卽日平爲大道遂與守信等會丁卯李筠帥衆迎戰守信懷德大破之擒其將范守圖殺北漢盧贊及援兵之降者數千人筠走保澤州宋主命列柵圍之六月辛未宋主命將馬

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融
不屈宋主釋之以爲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乙酉宋主進伐上
黨丁亥守節以城降赦之以爲單州團練使

呂氏中曰先取澤潞所以通兩淮之咽喉次取淮南所以通兩
淮之門戶自此而平吳蜀自此而取荆廣混一規模大略亦可
見矣

秋七月宋選諸道兵入衛

會編

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而命諸州
長史選所部內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樣
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卽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皆隸禁
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立更戍法使往來道
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免於驕惰皆
趙普之謀也

冬十月宋襲北漢汾州不克

九月壬寅昭義節度使李繼勳焚北漢平遙縣俘獲甚衆十月晉
州鈐轄荆罕儒復率衆攻汾州爲北漢大將郝貴超所襲戰死罕
儒驍將宋主痛惜之斬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餘人

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起兵拒命十一月宋主自將擊之重進自焚
死

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宋主同事周室分掌兵柄
常心憚宋主宋主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及
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宋主乃潛

詣京師求見宋主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宋主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既而宋主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入朝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于唐唐主以聞于宋宋主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擊之趙普勸宋主自行十月丁亥宋主發汴十一月丁未至揚州圍城方重進之起兵也有二子爲宿衛宋主夜召面語之曰而父何苦爲此江淮兵弱又無良將誰與共圖事者汝速乘傳往曉之吾不殺汝也二子伏泣遂往至則重進方坐轅門與諸軍議事忽見二子且聞宋主語皆相顧大駭士卒驚疑不測而有向背之意俄而宋師壓境城將陷重進盡室自焚死陳思誨亦被害宋主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揚州平

唐主遣子朝宋主于揚州十二月宋主還汴

李重進既平宋主命諸軍習戰艦于迎鑾鎮南唐主李景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南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宋獻平南策唐主景聞之益懼宋主命斬著於下蜀市配良隸廬州牙校景稍安十二月丁亥宋主還汴授吳越王錢俶天下兵馬大元帥俶自宋主受命貢奉有加常數辛卯唐泉州節度使留從效入貢欄藩于宋

卮言曰隋文欲并陳而不受其降臣宋祖欲并唐而戮其獻策之士皆所以布至公示大義也

周氏禮曰宋主篡位一年於茲而列國不能討唐與吳越賀卽位而又遣子朝於揚州事之甚謹愈見侵伐何益之有是知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平五國者五國也非宋也使六國連帥足以拒秦五國合兵足以拒宋噫六國旣誤於前五國復愚於後可勝惜哉

宋主微行

宋主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宋主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

卮言曰宋祖微行而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禁斯言似達而不可爲訓也人主微行自非盛德事夫豈必與我爭天下者是虞蜂蠆桃蟲孰非意外之慮夫行而使人窺之則威重損矣行而使人不覺則禁衛疎矣且向背之情固非微行之所能察也語云察見淵魚者不祥况以微行乎創業之主或自有見如論其言行胥失之矣

辛酉

宋建隆二

春正月宋度民田

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者爲令

二月宋遣使監輸民租

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槩量增益公取餘羨符彥卿在天

雄軍取民尤悉宋主聞之遣使諸州分主其事民始不困

閏三月宋以慕容延釗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慕容延釗自真定來朝韓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皆罷爲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不復除授

秋七月宋罷其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

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爲言宋主曰彼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邪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視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服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耳宋主悟一日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枕也守信等請其故宋主曰是不難知此

位誰不欲爲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幣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宋主從之以守信爲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爲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爲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爲鎮寧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守信兼職

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周氏禮曰罷典禁兵呂氏以爲罷之當理愚謂不然心病故耳
宋主以臣而叛君其心惴惴然惟恐臣之將叛乎已一聞趙普
之言卽罷諸將之秩給守信等曰一旦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
不爲其可得乎夫言者心之聲心有是病則其言亦有是病况
宋主嘗以天命自託既有天命何必疑之王者量同天地奉行
天命守而弗失則人心自服宋主罷典禁兵蓋亦猜忌之過耳
呂氏中曰禁衛之兵驕方鎮之權重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
不足太祖以杯酒宴笑收之而有餘人徒見其故之易而不知
其收之者固自有本也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也藩鎮非能亡
唐唐自亡也使平王能復父之仇則勤王之師諸侯畢會天下
必無春秋矣使威烈王能正韓魏趙之罪則齊楚諸國拱手聽
命天下必無戰國矣使唐非有拙婦濁亂於內則漁陽鼙鼓必
不啓方鎮之禍於其始非有宦官根固於內則賊溫鋒刃必不
成方鎮之禍於其終太祖之所以能收其權者正孟子所謂爲
政不得罪於巨室裴度所謂處置得宜有以服其心不然無故
而行削國之策豈不動七國之變哉

宋以李漢超爲齊州防禦使

宋主以弟光義爲開封尹光美爲興元尹以李漢超爲齊州防禦
使兼關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彊娶已女爲妾及貸
民錢不償者宋主召訟者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耳又問
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

也宋主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卮言曰五季之所以速亡者其君不能馭將其將不能馭下耳宋祖馭將有道諸將亦皆奉法撫綏由是邊陲晏然天下略定故詳錄於此篇以見宋祖創業之槩云

八月宋襲執武義

定州節度使孫行友

孫行友繼其兄行簡鎮易定踰八年狼山佛舍妖黨益盛宋主卽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罷不許行友懼乃繕甲兵將棄其帑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藥繼能密表其事宋主遣李懷節馳騎會鎮

趙之兵僞稱廵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旣而出詔令舉族歸朝行友蒼黃聽命旣至訊之得實詔削奪其官爵禁錮私第

唐生景昶子煜立于金陵

八月甲辰南唐主景卒其臣徐邈奉遺表于宋宋主輟朝五日遣鞍轡庫使梁義吊祭贈賻絹三千匹景子煜時留建康遂卽位又遣馮謐貢金噐二千兩銀噐二萬兩紗羅縉絲三萬匹且奉父遺表願追尊帝號宋主許之是冬南唐遣其臣韓熙載來會葬杜太后宋主遣王仁贍送南唐禮物

女真入貢于宋

女真在契丹東北其繫籍於契丹者號熟女真其不繫籍契丹者號生女真至是以馬入貢于宋宋主詔蠲沙門島居民租賦令專

治船渡其所貢馬

呂氏中曰女真去京師幾千里而貢馬中國之盛衰夷狄未嘗不知之也然當陽長之時而陰穉已伏矣宣和之遣使亦自沙門島渡海之路然建隆之貢馬是夷狄求通於中國也宣和之遣使是中國求通於夷狄也安得不啓中原之禍

卮言曰是時契丹國號遼據燕雲稱帝已三世矣女真則其後之滅遼而爲金者也遼金於宋世爲敵國而金卒以弊宋當創業之初豈不能一大創乎大抵宋以柔道得天下欲以厚德守之故亦無以摧強虜而定要荒也孰能如我朝控馭之盛哉

冬十一月沙州入貢于宋

壬戌

宋建隆三

春正月宋廣東京城

宋主旣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以韓重贊董其役營繕旣畢宋主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張氏曰宋主負周世宗何曲如之謂人不見可乎所謂明於此而暗於彼也

二月北漢侵宋晉潞州宋守將擊走之

宋令大辟諸州不得專決

三月戊午朔隕霜殺菽已巳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宋史斷曰禁暴止亂誠帝王保民之盛德也湯武得之而成弔伐之功後代失之而致覆亡之禍失之者非特主自失之蓋由國柄

下移奸姦臣枉法殺人而主不能禁耳民之有生主不能保安得不歸於亂太祖初興深知是患故以人命爲重特下是詔以禁之宜其撥亂反正而能混一四海也孟子曰不嗜殺人能一之詎不信歟

夏四月宋以趙贊爲彰武節度使

宋主以趙贊爲彰武節度使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驛縣縣不絕林莽之際遙見精騎所部羗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服宋主嘗注意於謀帥命贊屯延州姚內贊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恒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棗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

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權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悉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爲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

張氏曰此備載趙贊之功乃趙充國檀道濟李靖之儔耳宋初邊將得人如此王業其無興乎

冬十月宋以趙普爲樞密使

十月辛丑宋樞密使吳廷祚罷以趙普代之宋主嘗召普從容論天下之事因喟然歎息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八姓十二君僭

竊相踵朱全忠以宣武節度使起李克用以河東節度使起李嗣源以

成德篡李從珂石敬瑭自保義軍節度篡唐劉知遠自忠武節度

篡晉郭威自天雄節度篡漢兵革不息生民塗炭吾欲息天下之

兵建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及此言天地神人之福

也節鎮太重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

未畢宋主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

朱子曰趙韓王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藩鎮之權立國家二百年

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

張氏應泰曰趙普輔太祖以興王業其利澤及人之功固不在

管仲之下然其失節之醜與夫涪陵之冤受金販木之事曾謂

管仲有之乎考亭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宜為過美之辭也

卮言曰趙普與宋祖謀削奪藩鎮之權金氏會編載之平李筠

之後罷石守信等典禁兵之前薛氏通鑑又云普與宋主數言

石守信等典兵之非宋主悟一日召普從容論事乃謀奪節鎮

權遂罷守信等典禁兵按是時諸將第罷宿衛猶出領藩鎮也

其後以文臣知州事又置通判知縣諸路轉運使於是漸削其

權而遂罷之方有次第今從續綱目

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入貢于宋

十二月湖南將張文表襲潭州據之

癸亥宋建隆四十一
月改乾德元春正月宋初以文臣知州事

五代諸侯彊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

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宋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宋主

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宋遣慕容延釗李處耘假道荆南討張文表二月周保權執文表誅之處耘襲江陵高繼冲以荆南降

初宋主遣盧懷忠使荆南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高繼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南邇長沙北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宋主召宰相范質等謂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出師湖南假道荆渚因而下之萬全策也卽以懷忠爲前軍步軍都監命慕容延釗爲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爲監軍率十州兵假道荆南討張文表二月壬辰處耘未至楊師璠已破文表于

平津亭執文表斮食之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諭繼冲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於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寶寅奉牛酒犒師于荆門且覘疆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以爲無虞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還遽聞宋師奄至卽惶懼出迎遇處耘于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城北繼冲還則宋師已分據衝要繼冲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七縣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于宋宋主受之以王仁贍爲荆南都巡檢使而授荆南繼冲荆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

延釗進克潭州周保權遣兵逆戰敗走延釗遂入朗執保權以歸
三月戊寅慕容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朗州周保權牙將張從富等
以爲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爲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不
得人宋主聞之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兵逆戰于澧江宋師敗之
李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而黥其少健者令先
入朗黥者入城言被擒者爲宋師所啗聞者皆恐遂潰延釗因長
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其大將汪端劫保權及家屬亡匿
江南岸僧寺中處耘遣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宋主釋其罪
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衆寇掠宋師擊殺之湖南悉平
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人以戶部侍
郎呂餘慶權知潭州

宋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入朝

宋主欲使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入從容言之宋
主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邪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宋主
默然事遂寢

張氏曰趙普之相太祖釋兵權以文臣知州止符彥卿置諸州
通判是皆謀國之大者也宋之興也普有力焉

夏四月宋初置諸州通判

宋主用趙普之言詔設通判於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
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
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用趙普之言也
宋初以常參官知縣事

時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多不治有飛語上聞於是特選常參官強幹者往知縣事自是遂著為令

丘孔曰知州通判知縣之名始見於此三者皆以革藩鎮之弊也

秋八月宋侵北漢取樂平契丹救之不及

王全斌將兵攻取北漢樂平契丹救之不及詔以樂平為平晉軍九月北漢以契丹攻宋平晉軍宋將郭進救却之

初郭進從宋主征澤潞遷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御下嚴毅宋主遣戍將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白西山詣汴誣訟不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攻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賞汝罪汝能掩

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

宋史斷曰郭進守西山軍校妄訟其不法宋祖察其誣執賜進令詰而殺之曾鞏遂以為馭將得宜嗟乎太祖之心豈得已哉蓋以郭進量寬而德厚禁明而令嚴邊寇未平四郊多壘不如是不足以安邊將之心而責成功耳向使郭進如王彥昇之暴軍校所訟皆實太祖又安得以是施之此蓋一時應變之權非萬世不易之法也曾鞏之言安知馭將之宜哉

宋折德晨侵北漢衛州擒其刺史楊璘

溪州蠻附于宋

北江蠻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王三曰上中下溪又有

龍賜忠順保靜感化天賜永順六州及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
高十一州至是其酋彭允林以地附宋於是各州悉置刺史而以
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以統之謂之誓下州是月泉州陳洪進遣
使貢白金千兩乳香茶藥皆萬計南唐主李煜上表乞呼名詔不
允

部卷之二十三十八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三十九

創業類

帝王開基六十

大業篇十一

宋并天下章

甲子

宋乾德二

春正月宋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趙普同平章事

正月戊子范質王溥魏仁浦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迹屢求避
位至是從之庚寅以趙普同平章事李崇矩為樞密使普既相以
天下為己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微行過功
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
聞扣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惶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

矣已而光義至其於普堂中設重裊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主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宋主曰吾睡不能安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普曰陛下欲南征北伐邪願聞成算所向宋主曰吾欲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宋主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宋主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宋主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剛毅果斷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為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敢復言

卮言曰宋祖罷范質王溥等而相趙普至是始成一代之君臣矣普為佐命元臣蓋無愧焉而雪夜之計則亦未為得也是時宋已略定中原南取荆湖而南唐吳越亦皆入貢稱藩蜀偏據兩川南漢僻處海隅日就危亡不難圖也所難者遼北漢於我為敵國而西夏世據不賓其患不在目前而在後世為宋祖計者以帝之英睿帥猛將勁兵以從事于北方收復燕雲取太原定靈朔而後削平江南諸國如拉朽耳乃急近功而忽遠慮舍其難而易是圖及南國盡平而將驕士惰其又能以大舉北伐乎卒之終太祖之世不能有太原而遼夏之禍數世未息也普之言曰曹翰死孰可代之是宋之將僅一曹翰而止也安得數曹翰而後取燕雲哉

南漢侵宋潭州防禦使潘美擊却之

二月宋昭義節度使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

昭義節度使李繼勳屢敗北漢兵至是宋主遣曹彬會繼勳合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繼勳大敗北漢兵于遼城下北漢遼州刺史杜延翰危蹙籍部下兵三千人降于繼勳契丹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

秋九月宋攻南漢郴州克之

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珣言於南漢主鋹曰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遣使通好于宋鋹懵然莫以爲慮至是宋將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其郴州鋹始懼以廷珣爲招討使屯洗口宋旣克郴得南漢徐延業宋主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酷刑非法賦歛繁重作諸淫巧遊幸宴犒日費數萬金宋主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

冬十一月蜀約北漢侵宋宋遣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之十二月宋王全斌等入蜀興州擒其招討使韓保正蜀兵大潰

初宋主欲謀伐蜀以張暉爲鳳州團練使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宋主大悅已而蜀主昶用王昭遠言遣趙彥韜等以蠟書簡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至汴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宋主宋主得書笑曰西討有名矣乃命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爲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爲蜀主治第於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備具召全斌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申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

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光義及彬等由歸州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爲都統趙崇韜爲都監韓保正爲招討使帥兵拒宋十二月全斌等入蜀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興州進拔石圖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將史進德與韓保正等戰于三泉砦敗之擒保正等獲糧三十餘萬宋師至羅川蜀師依江列陣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等奪其橋蜀人退保大漫天砦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栢江焚梁退保劔門

宋將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

初夔州有鎖江爲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劉光義等行宋主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軍泝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權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鎖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奔歸府第縱火自焚死

乙丑

宋乾德三

春正月宋王全斌攻蜀劔門克之宋劉光義曹彬取蜀

五州蜀太子玄喆將兵禦宋至縣州遁還王全斌進次魏城蜀主昶降

王全斌攻蜀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可渡自此出劔門南二十里至青彊與官道合若行此道路則劔門不足恃也全斌乃令史進德趨來

蘇而自帥大衆前進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彊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劔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進德巴克劔門甲戌全斌至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俄而宋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壬午全斌克利州劉光美克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愈以城降蜀主昶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趨劔門以禦宋師禦宋師玄喆至縣州聞已失劔門遂遁還東川昶惶駭甲申全斌進次魏城昶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遣馬軍都監康延澤先以百騎入城見昶諭以恩信留三日盡封府庫而還又遣其弟贊詣闕上表宋主詔曰朕以受命上穹臨制中土姑務保民而崇德豈思右

武以佳兵至於臨戎蓋非獲已矧惟益部僻處一隅靡思僭竊之愆輒肆窺覷之志潛結并寇自啓釁端爰命偏師往申吊伐靈旗所指逆壘自平朕嘗中宵撫然兆民何罪屢馳驛騎嚴戒兵鋒務宣拯溺之懷以盡招携之禮而卿果能率官屬而請命拜表疏以乞祈恩託以慈親保其宗祀悉封府庫以待王師追咎改圖將自求於多福匿瑕含垢當盡滌於前非朕不食言爾無他慮昶乃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至江陵宋主遣皇城使竇思儼迎勞之宋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一百九十八戶五十三萬四千三十有九時峽路諸將導曹彬號令不敢屠戮秋毫無犯丙申赦蜀歸俘除管内逋賦以呂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宋主方設氍毹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

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卮言曰中原多故則據蜀之易中原大定則取蜀之易自漢晉隋唐之季若宋元之亂爾帝于蜀者各數十年及司馬懿桓溫劉裕李存勗之徒起以至唐宋我皇大事甫就兵威一臨而蜀遂不可守矣皇朝先北伐而後取蜀真長策哉

三月初置諸路轉運使

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畱使畱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歛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毋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卽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于上矣

呂氏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立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收其權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夏六月宋賜孟昶爵秦國公尋卒

五月乙亥蜀主孟昶至汴遣開封尹光義勞昶于玉津園丙戌昶率官屬子弟素服待罪于闕下宋主御崇元殿見之賜將士衣服錢帛戊子大赦減死罪一等壬辰宴昶及其子弟于大明殿先所治第宅供帳悉以賜又爲其官屬各營居第翌日詔曰伯禹導川黑水本梁州之域河圖括象岷山直并絡之墟是曰坤維素爲王土屬中原多故四海羣飛遂剖裂於山河競僭竊於位號朕削平寓縣載整皇綱復周漢之舊疆寵綏羣后采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六年壬茲百揆時叙禮樂征伐之柄盡出朝廷蠻夷山海之君咸修職貢順長庚而授律法時雨以興師先申告誕之文以慰奚來之衆咨爾僞蜀主孟昶克承餘緒保據一隅擅正朔以自尊歷

歲時而滋久屬王師之致討察天道之惡盈體此綏懷思於效順盡率羣吏降于軍門抗手䟽以陳誠伏天闈而請命是用昭示大信盡滌疵瑕度越彝章升於崇秩冠紫微之近署以奉內朝剪鴉首之奧區爲之封邑率從異數式洽殊私爾宜欽承往踐厥位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給上鎮節度使俸祿餘官除拜有差六月甲辰封孟昶子女詰爲秦寧軍節使庚戌昶卒宋主廢朝五日追封楚王

周氏曰前代國君迎降往往滅亡誅戮其禍慘矣孟昶降宋而宋待之有加老死牖下然則宋之俗尤厚也故又書而予之

秋八月宋選諸道兵入補禁衛

先是宋主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

至是從趙普之謀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疆壯卒爲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卽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役自謂將不得專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不知嗣世之兵之耗弱者亦漸由於此也

宋置封樁庫

宋主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爲內庫儲之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爲軍旅饑饉之備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萬遣使謀於彼儻肯以地歸於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

丙寅

宋乾德四

春正月北漢侵宋宋敗之于靜陽

正月丙子宋主遣使分詣江陵鳳翔賜蜀羣臣家錢帛丁亥命丁德裕等率兵巡撫西川北漢侵宋安國軍節度使羅彥瓌等敗之于靜陽擒其將鹿英

冬十二月北漢復取宋遼州韃靼入貢于宋

卮言曰宋興女真韃靼皆來入貢而不知亡宋者即此二種也興亡倚仗之幾其可畏哉

丁卯

宋乾德五

春正月宋王全斌等有罪徵還貶官有差以曹彬爲宣徽

南院使

宋主徵王全斌等還甲寅以全斌贖貨殺降責降崇義留後崔彥進昭化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丁巳賞伐蜀功以劉光義劉延

讓廉謹並進爵秩以曹彬爲宣徽南院使彬入謝曰征西將士皆獲罪臣何敢獨受賞宋主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又何辭焉

李氏曰天下無難事亦無易事權柄下移則難於登天威令旣振則易於反掌偉哉我太祖之興其用兵行師伐叛吊民一切留意於賞罰之際王全斌曹彬皆平蜀彬有功而無過則擢用而不疑全斌貪恣以致亂則貶降而不恤賞罰如此宜其平定天下取五強國如摧枯拉朽之易也

戊辰

宋乾德六年十月改開寶元

秋八月宋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九月繼勳敗北

漢兵于銅鍋河進薄太原冬十一月契丹救北漢宋李繼勳引還北漢遂入宋晉絳州

初宋主嘗因謀者謂北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問何爲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諜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宋主哀其言謂謀者曰爲我語釣開爾一生路故終勺世不加兵至是北漢主勺卒養子繼恩立宋主聞之乃遣李繼勳帥禁兵以伐之九月北漢司空郭無爲弒繼恩而復立其弟繼元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業馬峯領軍扼圍栢谷峯至銅鍋河繼勳前鋒將何繼筠擊破之斬首二千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門北漢主大懼十一月遣使告即位于契丹且乞師契丹主遣撻烈將兵救之宋主亦遣使賫北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爲詔許以洛

州節度使無爲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北漢主不從李繼勳等聞契丹兵來皆引歸北漢因大掠宋晉絳二州

已巳

宋開寶二

春二月宋主自將擊北漢三月圍太原

李繼勳等旣還宋主謀再舉以問魏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宋主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爲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於城四面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遁宋主又命壅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爲復勸北漢主出降北漢主不從

夏四月契丹復救北漢宋韓重贇等擊敗之閏五月宋主引還

初宋主度契丹必由鎮定救太原使韓重贇倍道兼行赴之又聞

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入召何繼筠逆擊授以方畧繼筠遇契丹于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贇亦先陣于嘉山契丹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贇急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十人宋主命以所獲契丹俘示於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嵐州各以城降宋時契丹主遣韓知璠冊立北漢主知璠習知戎備在圍城中晝夜督察盡心固守宋命水軍載弩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死北漢兵亦屢敗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宋主將開壁門八作使趙璲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謀者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宋指揮使率衆攻城戰不利時宋師頓于甘草地會暑雨軍士多疾疫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請班師宋王以問趙普普亦以爲然乃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于山東河南而還北漢籍

宋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各數萬

開寶二年己巳冬十月罷王彥超等節度使

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帝宴之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智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舊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董質保大節度使楊廷璋各陳攻戰閑閑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

胡一桂曰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知所以處藩鎮收兵權之道既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宴罷彥超等節鎮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張世泰曰興滅國繼絕世王者之盛心也唐末以來生民塗炭固由於藩鎮之跋扈然當時姑息之政多處置之法廢耳宋興漸收其權則亦已矣夫何因其入朝遂罷節鎮豈至誠無偽之意乎先儒胡氏多美之臣獨以爲不然宋主盃酒之釋兵權一言之罷藩鎮雖於隨機應變而能革一時之宿弊然等之王者至誠無偽之心則未也且諸節鎮履歷艱危冀傳後裔一旦罷之謂之何哉苟有功則賞有罪則誅勿行姑息自然畏服安用罷爲昔周得天下而封諸侯享年八百秦并列國而置郡縣傳祚二世此無他仁不仁之異耳然則詐力安可尚耶

卮言曰宋祖罷諸節鎮誠一時濟變之術而張氏以至誠無偽

帝王開基 卷十六 十一
之心責之亦近迂矣但節鎮雖罷而處置未盡功臣鮮世及之
典將帥多裁抑之過故亦不得其死力卒無以平定北方也

庚午

宋開寶三

秋九月宋遣潘美將兵伐南漢冬十月克賀昭等州

南漢主劉鋹舉兵侵宋道州刺史王繼勳言鋹肆為殘虐暴數出
寇邊請南伐宋主未欲遽加兵乃令南唐主為書諭鋹使稱臣歸
所侵湖南舊地鋹囚唐使而驛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
宋主乃以潘美為桂州道行營都部署戶從珂為副以伐之時南
漢舊將多以讒構誅死鋹乃遣宦者龔澄樞馳往賀州畫守禦策
宋前鐸至芳林澄樞遁還宋遂圍賀州鋹復遣伍彥柔將兵援賀
潘美聞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西鄉艤舟岸側遲
明挾彈登岸踞胡床指揮而宋伏兵卒起彥柔眾大怒亂死者十

七八龔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遂破美督戰艦聲言順流
趨廣州鋹乃以潘崇徹為都統領眾三萬屯賀江會美徑趨昭州
崇徹但擁眾自保而已美乘勝克昭州進拔桂連二州鋹聞之謂
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
十一月契丹入宋定州宋將田欽祚戰却之

契丹以六萬騎寇定州宋主命田欽祚領兵三千禦之欽祚與虜
戰蒲城虜騎少却乘勝至遂城虜聞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
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其夕至保塞軍中不亡一矢宋主喜謂左
右曰虜數犯邊我以二十四匹絹購一胡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
止費我二百萬匹絹則虜盡矣自是益修邊備

十二月南漢將李承渥帥兵拒宋潘美進擊大敗之遂拔韶州

南漢主鋹以李承渥爲都統將兵十餘萬陣于蓮花峯下南漢人教象爲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致陣前以壯軍威潘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踣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美進拔韶州韶漢之北門也鋹聞韶破竊蹙不知爲計始令塹廣州東壕以郭崇岳爲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軍六萬屯馬逕以禦宋師

辛未

宋開寶四年

春二月宋潘美大破南漢兵于馬逕遂克廣州南漢主鋹

降

宋潘美克英雄二州潘崇徹以其衆降美進次瀧頭南漢主鋹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逕去廣城十里砮于雙女山下鋹懼遣其左僕射蕭灌奉表詣軍門乞降美即令人送灌赴汴鋹

欲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爲扞禦之備遣其弟保興率國內兵拒宋植廷曉乃領前軍據水而陣令崇兵殿後旣而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死於陣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爲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煙埃紛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龔澄樞李托相與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耳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明日鋹出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官屬送汴有宦者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柵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爲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二於是美等上露布以聞詔加美山南東道節度使

夏六月宋誅南漢宦者龔澄樞李托賜劉鋹爵恩赦侯

鋹至汴宋主遣呂餘慶問鋹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龔澄樞李托等獻李托五月乙未朔有司以帛繫劉鋹及其官僚龔澄樞李托等獻俘于廟社宋主御明德門受俘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鋹鋹伏地待罪宋主命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斬于千秋門外釋鋹罪賜襲衣冠帶器幣鞍馬是日大宴於大明殿鋹預焉丁酉賞伐廣南功潘美尹崇珂等進爵有差六月壬午封劉鋹爲恩赦侯鋹在國時多置醜毒臣下一日從宋主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賜以卮酒鋹疑有毒泣曰臣罪固當誅陛下旣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宋主笑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鋹鋹大慙謝

十一月唐貶國號曰江南遣使朝宋

唐主事宋甚謹每聞宋有嘉慶吉凶之事必遣人貢獻弔賀外示畏服內實修備及南漢亡懼甚十一月癸巳朔乃遣其弟從善上表于宋乞去國號改印文爲江南國主且請賜詔呼名宋主許之以從善爲泰寧軍節度賜第留京師南唐主手疏求遣善從善歸國優詔不許先是南唐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宋主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曰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宋主之偉度

張時泰曰唐主遺普白金太祖以爲可受及唐使來朝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正所以使愧普之心如漢文之於張武是也唐

之君臣但知太祖之偉度焉知太祖之所以待普者哉方當有事於唐而不顯普之失者太祖善處之術也

秋九月宋以辛仲甫為四川兵馬都監

宋主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宋主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也

庖言曰宋初既以文臣為知州通判知縣漸削藩鎮之權矣至是又以儒臣分治大藩鄙武臣而不用夫非宇宙中一開創規模哉夫武弁薄名檢而儒吏多自愛誠如宋主之言然亦有廉謹之將貪殘之士不可以一槩論也岳武穆云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則天下自安然則文官之貪殘武官之廉謹亦自有其甚者而張邦昌

劉豫之徒皆以儒起家卒為國賊安必其可托重而恃力乎故終宋之世雖無強藩擁兵之禍而國勢寢以不振亦以平時不重將材而寄于城於庸懦也

癸酉宋開寶六春三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葬之謚曰周恭帝

故周主鄭王宗訓卒宋主素服發喪輟朝三日謚曰恭帝

夏五月交州丁璉入貢于宋宋封璉為交趾郡王

甲戌宋開寶七秋九月宋遣曹彬將兵伐江南

初江南主煜弟從善使宋被留煜悲戀不已遣使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國宋主不許宋主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諭煜赴闕煜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內史舍人張洎皆勸煜無入朝煜信之而遣使求封冊宋主不許命梁迥復使餌之入朝煜稱疾

不奉詔迺還九月癸亥宋主乃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將卒宋主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宋主誠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勿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劔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十月丙戌煜聞大兵將舉甚惶懼遣其弟從鎰及潘慎修如宋貢絹二十萬匹茶二十萬斤及金銀器用乘輿服物等既至遂留於別館壬辰曹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江南屯戍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奉牛酒犒師既見舟師步騎水陸並進尋覺異於他日池州將文彥棄城走

冬十月宋加吳越王俶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

先是吳越王俶使判官黃夷簡入貢于宋宋主謂之曰汝歸語元帥江南疆倨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尋密告以師期十月丁酉命俶爲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

十一月宋潘美渡江江南將鄭彥華等拒戰敗走

閏十月己酉曹彬克池州丁巳敗江南兵于銅陵壬戌拔蕪湖當塗進次采石磯丁卯曹彬等敗江南軍于采石擒兵馬部署楊收都監孫震等千人獲馬三百匹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其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

狀請造俘梁濟師

樊若水雖宋之功臣亦江南之叛賊

宋主然之遣高品石全振往

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組自荆渚而下及命

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作使郝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識者謂江濶水

深自古未有作浮梁而濟者宋主不聽擢若水為右贊善大夫及

師南下以若水為嚮導既克池州即用為知州十一月若水請試

舟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不差尺寸潘美因帥步兵渡江若

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沒主兵者多新進江南主煜初

聞宋作浮梁語其臣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長江無為梁之事煜

曰吾亦以為兒戲耳

使江南有守禦備則梁亦不得成

宋師將渡江煜以鎮海節

度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同逆宋師將行煜誡之曰兩軍

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沂流而上急趣浮梁潘美

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

去開寶之號益募民為兵十二月己酉曹彬敗江南軍于白鷺洲

甲子吳越王帥兵圍常州獲其人馬尋拔呂城丙寅彬敗江南兵

于新林港

太祖神德皇帝開寶八年

乙亥

徐一夔曰蘇軾有云正統者有天下云爾宋太祖既受周禪平荆

湖蜀漢江吳越恐悚待命所未臣者獨河東一彈丸地可以謂之

有天下矣朱子乃曰如以正統則秦晉隋初未可當必併六國滅

吳陳而後歸之如本朝亦必并河東而後可據朱子之說而以當

時大勢度之六國之眾可以敵秦初之秦吳陳帝有江南可以敵

晉初之晉隋初之隋區區河東而欲敵宋初之宋以一敵九小大

不敵昭然可見此蓋一時答問云然非其終身不易之定論也

卮言曰有天下者謂之正統正統者大一統也其說具見於前矣秦并六國漢滅西楚而後稱帝即以帝統紀年無疑焉三國鼎峙魏既滅蜀而晉代之所未平者吳也南北並建周既滅齊而隋代之所未平者梁陳也故吳梁陳平而晉隋之業定於一矣隋末分裂唐興而次第削平之至武德七年平江南而後一紀年者謂朔方一郡不足以當敵國也五季分裂宋興而次第削平之至開寶八年平江南而後一是時劉繼元尚據太原至太平興國四年乃亡而續綱目於是亦以大統紀年者謂太原一郡不足以當敵國也宋祖弱藩鎮而不兵克僭國而不殺撥亂反治開物成務自是受命之主况南北底定豈得不以大統歸之而夷於列國之君哉如論其至則必朱子之論而始公也蓋北漢之有國在宋之先亦如吳陳之於晉隋且得國甚正而世帝太原非如梁師都之寇竊邊隅也况是時吳越漳泉尚未納土而遼主富強帝有幽燕宋祖之業不如唐祖遠矣彼其以神器屬太宗也豈無故哉

春二月曹彬大破江南兵于秦淮進圍金陵

正月庚子知池州樊若冰敗江南兵于州界二月癸卯曹彬連破江南兵于白鷺洲新林港遣田欽祚攻溧水江南統軍使李雄父子皆沒于陣欽祚遂克溧水彬大軍進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于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

勝攻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馬軍都虞侯李漢瓊率所部取巨艦實以葭葦乘風縱火拔其城南水寨又拔關城守陴者爭遁溺死千計江南主煜自出巡城見宋師列柵於外旌旗遍野知為近習所蔽始驚懼收其將皇甫繼勳殺之遣使召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

三月契丹遣使來通好

遼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宋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宋主命答書許之遼乃遣使詣宋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于宋無妄侵伐北漢主聞命慟哭謀出兵攻遼馬峰固諫乃止

夏四月吳越王俶取江南常州

吳越王俶既受宋命以沈承禮權知國務而自率兵五萬攻江南之常州拔其關城又敗其軍于北界遣兵攻江陰宜興皆下之遂拔常州江南主貽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上宋宋主優詔褒之卮言曰唇齒輔車之勢俶豈其不知是時不發兵援江南而更助宋攻江南則入朝納地之志於此決矣

秋七月遣使如契丹

七月庚辰宋遣閣門使郝崇信太常卿呂端使于遼

呂氏中曰和非中國得已之計也然和出於彼則和可堅和出於我則和易敗太祖專任邊將來則拒之去則禦之且未嘗遣一騎出境亦未嘗命一使通和必待其邊臣貽書而後命邊臣以答之必待其來聘有禮而後遣通和之使以報之得中國之

體矣

冬十月江南主使徐鉉來乞師不許

八月癸亥宋將丁德裕敗潤州兵于城下十月己亥朔江南主危迫遣徐鉉求緩師鉉至言於宋主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宋主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大哉王言鉉不能對而還仍厚賜遣之丁巳江南主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宋主論辨不已宋主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邪鉉惶恐辭歸戊午江南將劉澄以潤州降改鎮江軍節度為鎮海

宋史斷曰太祖折徐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大哉王者之言也又曰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邪斯言似失於倉卒而不能明其王道之大於天下矣古之帝王以天下為一家者譬如天之所以為天無不覆育也禮樂刑政總之為乾綱孝弟忠信扶之為世教柔而順公者則修文德以來之強而梗化者則發兵將以伐之使危者安溺者濟死者生疲瘡老弱咸囿於春風之中困苦顛連舉沐於恩光之下斯則以天下為一家之道也世至五代天命屢革而王道不行四海糜爛於干戈生民顛頓於虐政未聞有以弔伐為已任者也幸而天眷有德太祖肇興代罪弔民兵不血刃自舜禹以降未有若是之仁者也故竊盜名字者正宜束身歸命共沐王化豈可謀據一方偷生鼎鑊而使蘇張佞舌遊說於堯舜之庭乎當此之際太祖宜責鉉曰朕以天命討平禍亂必使天下為一家終不令朕

赤子陷於水火之中也歸語汝主欲降卽降不降卽守毋貽後悔禍延黎庶如此則其僭竊之心必有所矣當時謀國諸臣皆不出此遂使太祖弔伐之意不能昭明於世而失於鼯睡之言趙普諸臣不得辭其咎矣

卮言曰宋祖可謂力行王道矣論者亦有溢美焉宋人推尊藝祖德堯舜而功湯武今人亦從而述之不知堯舜湯武未易言也後世之有天下者時有難易才有大小德有厚薄世有近遠宋祖具大有爲之才值可爲之時而修德行仁以致末世宋主則誠賢矣安可擬聖無論堯舜必欲擬於湯武之弔伐則周之幼主亦有何罪而李煜亦未嘗暴虐其民兼弱攻昧理勢自然史斷設爲折徐鉉之詞不如宋主之自言爲英雄本色語也至

其不嗜殺人則幾聖矣

曹彬將王明大破江南兵于皖口十一月曹彬克金陵江南主煜降十月己未曹彬遣都虞侯劉遇都部署王明督水陸兵攻江南江南將朱令贇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

此計甚是惜其勇不足耳

彬聞之遣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

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因移檄諸將倚角襲之令贇至皖口明合遇急攻之令贇衆大潰遂擒令贇十一月甲申彬至金陵敗江南軍于城下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早爲之所江南主不聽乙未城陷其門下侍郎陳喬死之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旣畢遂與其宰相湯悅等赴

帝五開基 卷十六 二十二
汴京彬等上露布獻捷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
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戶六十五萬五
千六十捷至羣臣稱賀宋主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
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卹之

富氏弼曰太祖之愛民深矣平一方而不爲喜蓋以民無定主
當亂世而爲強者所脇及中國之盛反以兵取之致有槽橫遭
鋒刃者遂至於感泣也推是仁心而臨天下宜乎致太平之速
也

呂氏中曰自古平亂之主其視降主不啻仇讐而太祖待之極
其恩禮劉鋹卮酒飲之釋疑李煜一門戒無加害故僭偽之豪
悉得保全老死牖下自古攻取之主其視生民殆若草菅而太
祖待之曲加存撫江南興師不戮一人平蜀多殺每以爲恨故
新集之後衆不啻如父母赤子之仰父母仁心仁聞三代而下
未之聞也

史斷曰自古僭竊之主天將喪滅其國則留異見焉若蜀孟昶
南漢劉鋹南唐李煜之滅而有太祖弔伐之仁民受其賜是猶
避水火而歸父母也天安得復垂留異乎然則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彼違天而虐民者果何心哉故史書曰圍金陵
不曰攻金陵又書曰江南平不曰破者於以見太祖天命人歸
之德非前代人主所能及也

開寶九年丙子春正月曹彬振旅而還詔賜李煜爵違命侯

正月辛未曹彬俘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煜常奉正朔

命勿宣露布不用獻俘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下詔曰上天之德本於好生爲君之心貴乎含垢自亂離之云瘼致跨據之相承諭文告而弗賓申弔伐而斯至慶茲混一加以寵綏江南僞主李煜承奕世之遺基據偏方而竊號惟乃先父早荷朝恩當爾襲位之初未嘗稟命朕方示以寬大每爲含容雖陳內附之言罔效駿奔之禮聚兵峻壘包蓄日彰朕欲全彼始終去其疑問雖頒召節亦冀來朝庶成玉帛之儀豈願干戈之役蹇然弗顧潛蓄異謀勞銳旅以徂征傳孤城而問罪洎聞危迫累示招攜何迷復之不悛果覆亡之自撥昔者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稽諸古典諒有明刑朕以道在包荒恩推惡殺在昔騾車出蜀青蓋辭吳彼皆閏位之降君不預中朝之正朔及頒爵命方列公侯爾實爲外臣戾我恩德比禪與皓又非其倫特升拱極之班賜以列侯之號式優待遇盡捨尤違乙亥授李煜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姓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帝召徐鉉責以不早勸煜降鉉對曰臣爲江南大臣國滅當死不當問其他帝曰忠臣也庾言曰方徐鉉之乞緩師也言於帝曰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柰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又曰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云云大哉言也發於至誠無所假借藹乎春溫凜乎秋肅及捷音聞而垂泣於鋒鏑之慘釋李煜而封之又錄用其子姓非甚盛德何以有此讀封孟昶及赦李煜二詔詞旨坦然益知宋祖之仁厚非聲音笑貌爲也靈長之祚固宜

二月以曹彬爲樞密使

初曹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未幾乃拜樞密使

吳越王俶來朝

初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昆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卽當復還不久留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二月己未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進銀絹乳香吳綾紬綿錢茶犀象皆億萬計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

俶劔履上殿書詔不名俶獻金六萬兩絹六萬匹爲謝帝令俶與晉王光義等叙昆弟之禮俶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宴餞於講武殿賜窄衣玉束帶玉鞍勒馬玳瑁鞭金銀錦綵二十餘萬銀裝兵八百事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俶涕泣言願三歲一朝帝曰川陸迂遠當俟詔旨卽來覲也俶將發京師特賜導從儀衛之物率皆鮮麗令自禮賢宅陳列至迎春院自俶之至逮於歸國所賜金器萬兩白金器又數萬兩白金十餘萬兩錦綺綾羅紬絹四十餘萬匹馬數百匹他物不可勝計羣臣多請留俶帝曰吾方平江南餘孽未靖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省江南旣下俶將安往俶行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旣歸每視事

命徙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神京在焉天威只尺敢寧居乎每
修貢必焚香而遣

卮言曰中庸九經曰懷諸侯柔遠人懷者推心置腹之謂柔者
羈縻馴伏之謂也宋祖不嗜殺人故不貪武功而壹以懷柔爲
事方平江南而移師吳越不反兵而自下矣卽不自食言欲以
文告要之於其來也而留俶不遣令其舉族歸朝豈不亦便計
哉宋祖旣禮貌之又賞予之賜以黃袂令其必不忍負抑何婉
曲周至也卒之俶感服沒世不忘中庸云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柔遠人則四方歸之傳云招携以禮服遠以德宋祖有焉

三月帝如西京夏四月郊大赦還宮

帝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欲西幸以行郊禮三月丙子帝如西京
已卯次鞏縣遂拜安陵庚辰賜河南府民今年田租之半四月庚
子祭天地于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
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祭畢大赦丙午駕還辛亥帝至自
西京時帝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弗聽晉王光義言其非使帝曰
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西遷據山河
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力
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論曰藝祖欲西都長安而晉王光義謂在德不在險此其述吳
起之言不亦誠有理哉然唐虞及夏皆都冀方殷都三亳周都
豐鎬彼皆聖帝明王夫豈無德而專藉於險邪設險守國不得
不然耳余嘗過汴徘徊瞻顧寔四面受敵之地縱使宋祚之脩

短不係於此而西北之窺伺以貽繼世之多事者未必非此爲之肇端也藝祖知民力之殫不出百年而猶因循於晉王之言藝祖其不斷也夫

危言曰宋祖雖有志西遷而日不暇給故因郊洛陽遂欲留都焉夫遷都大事非卒可辦此其意豈欲以屬太宗乎而知太宗之無意也故爲之發歎汴梁四通五達之衢自宋梁始都亂亡相繼而宋宅百年然後不守已爲德勝其險矣我太祖開創金陵中亦欲西遷不果成祖繼之而定都燕京由此言之宋太宗之慮不及遠矣

曹翰屠江州

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集衆固守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兵悉取貨財而屠其民宋史斷曰兵者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將者武夫也聖人不得已而任之任非其人而假以殺生之柄則其屠戮之禍庸有已乎太祖深知其然每遣將吏必諄諄戒之曰慎勿妄殺當時諸將莫不奉命所不奉命者唯翰一人耳史稱翰歿未久子孫有乞丐者蓋以爲殺戮過當之報嗟乎其報豈止如是而已哉宋之元氣亦爲翰所喪多矣厥後金人入寇縱兵大掠二帝蒙塵忠良遇害其禍豈不尤慘於江州乎

秋八月遣侍衛都指揮使党進伐漢敗漢兵于太原契丹救之

初江南平帝語晉王光義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廩虛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廣江南庶國用富饒今之勅敵止在契丹

自開運以來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便與兩蕃接境吾昨所爲蓋亦勿思莫若且存繼元爲我屏翰俟我完實取之未晚至是八月丁未帝命侍衛都指揮使党進宣徽北院使潘美及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于遼遼主遣其相耶律沙救之

冬十月帝崩晉王光義卽位

帝享年五十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爲邪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

聖故定爲折杖法以遞減流徒笞杖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賊吏棄市則未嘗貫

史臣曰太祖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賊吏重法以塞禍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慎罰薄歛與世休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仁義之風無讓於漢唐規模可謂遠矣

胡氏一桂曰帝卽位之初長慮却顧深思天下自唐末以來生民塗炭已知所以處藩鎮收兵權之道以文臣權知鎮州此以知州易方鎮也旣命文臣知州又置通判知縣以貳之所以分節鎮之權也又擇諸道驍勇兵入補禁衛所以收方鎮之兵也

既以從容杯酒之間解石守信王審琦等兵權於先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五人節鎮於後於是藩鎮宿衛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其削平僭亂也親征李筠而澤潞平親征李重進而淮南定於是平荆南平湖南平南漢平江南王師所至勢如破竹考其命將遣師之辭不過曰諸將毋得侵暴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曰切勿暴掠生民暨捷書來奏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害思布聲教以撫安之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大哉王言一哉王心真天地父母之爲量者矣豈區區土宇版章之歸而已哉當是時惟河東未平吳越久已奉正朔來朝矣西北二方西夏契丹慮之甚遠待以金帛期滿五十萬與契丹贖幽燕地否則決戰期以絹二百萬正可易敵人首十萬

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假以十年河東不日平石晉棄地亦可復若夫收靈夏特餘事耳江南甫平而帝已晏駕惜哉至於洞開重門則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又曰朕夙夜畏懼防非室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朱文公稱太祖不爲言語文字之學而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誠哉是言矣他如事周太后如母與少帝殂爲舉哀輟朝保全功臣皆老死牖下其忠厚之至有可言者至於遵母后遺教寧不以天下私其子竟以授其弟孝友之道何以加此至一兵一財皆朝廷自制之故其始也雖足以戢姦雄之變而其後也亦漸無以禦外敵之驕雖太祖以武功定天下而國初文事已卽開端武略已微不競矣雖理勢之固然然仁厚一脉肇三百年之久夫豈易能

哉吁帝吾無間然矣

太宗皇帝太祖母弟也

太平興國二年丁酉秋八月

高保寅知懷州懷隸河陽而保寅與趙普有隙上疏乞罷領州支郡之制右扶遺李瀚復以爲言帝納之自是節鎮無復領支郡者矣

三年戊寅夏四月陳洪進獻漳泉二州以洪進爲武寧節度使

四月己卯陳洪進來朝因上言願以所管漳泉兩郡獻於有司帝優詔嘉納之凡得縣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兵萬八千七百二十七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奉朝請諸子皆授要郡遣之官

五月吳越王俶以其地來歸

吳越王錢俶朝于汴京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并書詔不名之命歸其兵甲求還帝不許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遂決策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十兵一十一萬五千三十六詔封俶爲淮海國王俶弟子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賜贖待遇冠絕當時尋令兩浙發俶總麻以上親及管內官吏悉至汴京凡千四十四艘以范旻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乞盡蠲其弊從之

秋七月隴西公李煜卒

四年己卯春正月以潘美爲北路都招討使二月帝自將伐漢三月契

丹救漢都部署郭進邀擊大敗之

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以爲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遂決乃以潘美爲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分道伐漢攻太原城又以郭進爲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遼遣撻馬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問罪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二月帝自將伐漢丙辰以沈倫爲東京留守王仁瞻爲大內都部署甲子帝發京師戊寅次澶州三月庚辰朔次鎮州漢求救于遼遼遣耶律沙爲都統敵烈爲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郭進遇敵烈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遼軍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斜軫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已而進爲田欽祚所陵侮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無敢言者尋詔以牛思節代之

夏四月帝至太原督諸軍圍城五月漢主繼元降

四月辛酉以孟玄喆劉廷翰爲兵馬都鈐轄崔翰總馬步軍並注泊鎮州壬戌帝發鎮州行營都監折御卿分兵攻漢岢嵐軍下之遂取嵐州漢人於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解暉折彥質等先發兵圍之繼元遣尹勳往城遂陷庚午帝次太原駐蹕汾東行營辛未幸太原城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城陷殺傷者衆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帝親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于前蹲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五月壬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城中危急帝移幸城南復詔諭繼元

速降當保終始富貴詔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遏帝猶慮城陷害良民麾兵少却癸未進攻將士盡奮若將屠之是夜繼元乃遣客省使李勳奉詔乞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甲午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詔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命劉保勛知太原府凡得州十縣四十一戶三萬二千二百二十帝作平晉詩令從臣和又授漢相李暉以下官有差辛卯劉繼元獻官妓百餘以賜將校

徙太原民于并州

丙申詔毀太原舊城改爲平晉縣以榆次縣爲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

卮言曰太祖之待勝國也每存錄其君臣而撫綏其黎庶真有如天好生之意焉太宗下太原而徙居民焚廬舍死者無所顧惜又降國之主如李煜劉鋹陳洪進錢俶劉繼元等相繼死於十五年間德不及太祖遠矣

帝發太原六月遂伐契丹圍幽州秋七月與契丹耶律休哥戰于高粱河大敗乃還

帝旣滅漢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饋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遂發太原六月丁卯次東易州契丹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千兵守之戊辰次涿州判官劉愿德亦以城降庚午進次幽州城南契丹將耶律奚底軍于城北帝率衆擊走之壬申命宋渥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

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將多降七月契丹順州
薊州皆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禦之不能支城中大懼契丹遣
耶律休哥救之癸未帝督諸軍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于高粱河
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
死者萬餘人甲申帝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
喪資械不可勝計庚寅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
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貶自是契丹之好
遂絕

周氏禮曰五代周伐契丹綱目予之宋太宗可謂英武之君矣
伐北漢伐契丹皆親履行陣俱有成功至是薄伐獫狁取涿易
州有如反掌使天意果厭犬戎則幽燕之地可以坐復惜乎不
勝而遽止此固夷夏之大機也綱目於此書伐契丹圍幽州既
致其喜之之意書大戰高粱敗績乃還又致其惜之之意

張氏時泰曰昔者光武嘗曰人苦不自足得隴復望蜀至今以
爲名言况遼素號勍敵大非子陽之比今太宗以罷師勞卒而
攻遼豈知所謂天道惡盈而滿之招損哉涿州之追其危也已
卮言曰帝王之舉動出萬全萬有一失毋輕動也動而有悔所
損多矣語云以瓦注者巧以金注者僭夫將士冒矢石立功名
攻城陷陣此以瓦注也帝王履至尊席成業躬臨戰鬪此以金
注也漢以一隅之地藉契丹之援而抗中國之大相持日久兵
力旣殫是時太宗雖不自行諸將亦必有以取太原也乃徂於
太原之勝而長驅入燕一遇勍敵而狼狽奔敗不亦喪威重而

啓戎侮哉論者又謂太宗不宜伐遼遼誠不可伐而燕薊所宜
復也燕薊不收則失中國之險而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
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太宗蓋亦銳志有爲者特無萬全之策
而失之輕發耳當時如曹彬潘美石守信等皆元勳宿將戰勝
攻取者而終不能得志於西北其後屢伐屢敗而宋之業於是
爲不振矣



